

僭越、冲撞与消融：网络语言无序化和规范化的博弈与思考

——基于生活碎片化的视角

陶 侃

摘 要：网络语言是伴随着网络交流而产生的语言形式，它是对传统语言的一种僭越，具有自主性、宣泄性、隐喻性、开放性等特征。以微博为代表的微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们的生活日益碎片化。生活碎片化加剧了网络语言的无序化，从而形成了无序化与规范化的冲撞、对峙与博弈。对此，需要我们采取一些消融策略，就如何摒弃零和博弈，追求共存共荣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网络语言；无序化；规范化；碎片化

作者简介：陶 侃，男，副编审/副研究员。（浙江广播电视大学《远程教育杂志》编辑部，浙江 杭州，310030）

中图分类号：H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2) 06-0021-04

人是社会性的群体动物，语言伴随着人类的进化与社会的形成而产生，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这种变化自从网络诞生以来，尤为明显。网络以及交互网络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人类工作、学习与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正如 Heim（2000）所说的，虚拟网络是一个由人的系统所产生的信息和人反馈到系统中的信息所构成的世界。虚拟世界相对于现实世界就是一种转码，即由一种代码调换为另一种代码，通过信息流使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产生联系。^[1]

从某种程度上说，网络语言就是这种代码的调换，自网络诞生之日起，就在虚拟的世界中滋长与风行，它特立独行于传统语言，处处显现张扬与叛逆，对语言的规范化带来较大的影响与冲击。而源于信息“微时代”的生活碎片化，则加剧了网络语言的无序化，进而形成无序化与规范化的潜在对峙与博弈。本文试从生活碎片化的独特视角，对此进行一些初步探究，以期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些许思考。

一、僭越：网络语言的张扬与叛逆

对于网络语言的定义，目前有很多种解释，笔者比较赞同这样一种表述：网络语言是指人们在网络交流中所使用的语言形式。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一是与网络有关的专业术语；二是与网络有关的特别用语；三是网民在聊天室和论坛上的常用词语，是网民上网聊天时临时、即兴“创造”的一些特殊的字体信息、符号或特别用法^[2]。网络语言是网络发展的伴随物，自它诞生之日起，就与传统正规语言具有很大的不同，主要体现在：

（一）自主性——“目田，我的语言我做主”

网络作为一种鼓励、张扬现代人个性化特征的新空间，与传统的物理空间具有完全不同的人文气

息与游戏规则,在这个虚拟世界中不存在任何权威、垄断、强制,因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网络交流是一种自由、随意、丰富和充分张扬个性的过程。正所谓“目田,我的语言我做主”(目田,就是“自由”二字的网络流行语^[3]),清晰地表达了网民“我的语言我做主”的强烈自主愿望与行文风格。换言之,网络的自主与快速成长特征,造就了网络语言在时空上大大拓宽了传统语言的自由度与伸展性,网民在语言字词表述、语气、语境等选择上,具有了超乎寻常的自主空间与想象余地。特别是目前参与网络交流的网民人群中,是以被称为“数字土著”^[4]的青少年一代为主,他们在网络交流中,完全没有了现实语言表达所具有的羁绊与约束,通常是带着一种轻松、诙谐、调侃乃至玩世不恭的心境,尽情自由地参与、交流、欣赏、表达自己即兴情感与点滴想法,同时充分享受那份自在、自为、自观的情绪,并获得现实中难以得到的交流成就感与愉悦感。

(二) 宣泄性——“哥不是在码字,那是寂寞”

网络语言的自主性决定了它是一个快乐的语言“世外桃源”,即它与现实交流的最大区别在于交流者之间关系或身份的匿名性或模糊性,网民仿佛都戴着面具在屏幕前即兴表演与码字。这种匿名性或模糊性,对所有参与交流的人来说,会产生一种“安全感”光环效应,即身处这种语言交流环境,它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潜意识中或与生俱来的本能性冲动,或容易受“语言挑衅”的感染与影响,可以把一些人现实生活中承受的各种憋屈、不满乃至怨恨等,都倾吐在字里行间,产生一种为所欲为的冲动,得到尽情地宣泄并获得心理满足。因此,在网络交流过程中,网民大多会对现实生活中所要求的语言规范不屑一顾,不时突破正规语言的表达范式,动辄标新立异,语出惊人。一些人在宣泄的同时,不经意间还会造就“语言轰动”,所谓“哥不是在码字,那是寂寞”,这类富含哲理碎片、撩拨人心的“名人名言”,自然会深深打动、感染许多人的心灵,引发更大范围的传播效应与语言感染效果。

(三) 隐喻性——“亲,这个你懂的”

网络语言除了书面语言所应用的一般文字外,还大量夹杂着各种符号、图画、表情甚至是一些完全颠覆常规语言的“火星文”等,这些网络语言看似隐晦、猎奇、随意或没有条理,其实是对现实语言所进行的创造性加工、处理后所形成的一种“崭新”语言存在,浓缩着许多新的信息、寓意或集合体,甚至寄托着一些价值观、人生观的诠释或见解。这就注定了网络语言的表现形式非常“奇妙”:真实与虚幻、高雅与粗俗、狂野与冷静、直白与隐喻等往往戏剧般地糅合在一起,比如,轻轻地来一句:“亲,这个你懂的”,就给人以奇特感受与广阔的想象空间。可以说,网民们的想象有多远,网络的表达方式与隐喻性就有多丰富。在这种虚虚实实、卿卿我我、真真假假、如梦如幻的符号、信息、表情等传递、交流过程中,不禁使人产生一种“神马都是浮云”般的顿悟、启示、回味,这就是网络语言的隐喻性魅力。

(四) 开放性——“你妹,还是这个给力”

网络无疑是一种全方位开放的交流与表达空间,一方面,它几乎没有现实世界中的边界概念一般意义上的时间概念,只要网民持续不断地在其中交流,它的时空几乎是无限的;另一方面,在这个虚拟空间中也可以随时增添、改变甚至组合内容,这些内容的多少、强弱取决于参与者的喜好或投入程度。借助功能越来越完善的社会性交互软件、工具或技术平台,网络交流越来越呈现出移动性、即时性、高逼真、高交互、高沉浸的虚拟化情境与庞大的交流社群。文字、符号、图片、视频以及各种虚拟场景元素等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信息无比丰富、感官无比刺激的交流环境。因此,弥漫在这种即时性、沉浸性、愉悦性虚拟空间中的网络语言,确实是一种全开放、很“给力”的新型语言生态,也是各种新词、新句滋生的场所。近年来,“你妹,还是这个给力”、“欺实马”、“犀利哥”等诸如此类的“鲜活”语句,便源源不断地被“制造”出来。网络语言的开放性同时也决定了一些时髦语、热词,会在很短时间里成为网络交流的热点。

由此可见,网络语言是对传统或正规语言的一种僭越、轻蔑或嘲弄,从内到外都散发出一种张狂的野味与桀骜不驯的“倔劲”,因此,它自然不为“正派”语言体系所认可、接纳。但它依旧我行我素,自由自在地遨游于草莽、虚实之间,并受到许多“数字一代”年轻人的追捧。

二、冲撞：网络语言无序化与规范化的博弈

(一) 生活碎片化加剧了网络语言的无序化

Web2.0把网络交流推向一个全新的阶段,QQ、MSN、e-mail、短信、Wiki、博客、微博、微信等时髦交流形式的不断涌现,一个信息“微时代”悄然降临,在当今人们生活中,从微博、微信、微小说、微杂志到微生活,各种“微”事物如雨后春笋般降临。

微时代的到来,给当今人们工作、生活、学习带来的最大影响或变化,便是生活的日益碎片化。这种碎片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时间的碎片化,即人们所拥有的时间不再完整,日益被分割成零碎的、片段的。古人常用“马上、枕上、厕上”来形容这种零碎时间,今天则更多地表现为“路上、车上、会上”。二是信息的碎片化,即人们所面对的信息通常是一个符号、一张图片、一段视频,甚至是一个表情,很难呈现出完整、全面的信息。三是知识的碎片化,即人们所获取的知识不再完整、系统,而变为零散、无序和互不关联^[5]。四是语言的碎片化,即人们的语言交流不再喜欢长篇大论,各种缩写型字词、符号、表情大行其道,这在网络交流中尤其明显。

由于受生活碎片化影响,使得身处快节奏、信息包围中的现代人,在语言的使用、交流上,越来越崇尚简约、快捷,明显带有快餐化的趋向,尤其在网络语言的交流中,已经无暇顾及或讲究语言规范。从某种程度上说,生活的碎片化仿佛就是一个幕后推手,加剧了网络语言的无序化倾向。概括起来,这种无序化主要表现在:(1)谐音滥用。比如,随意的数字谐音,用“3344”表达“生生世世”、“521”代指“我爱你”等;滥用汉字谐音,用“美眉”代指靓妹,用“果酱”代指过奖,用“稀饭”代指喜欢等。若不是“网中人”,肯定会看得一头雾水。(2)词汇畸变。网络语言的过分随意化,造成词汇割裂乃至畸形的比比皆是。如将“这样子”写成“酱紫”,将“用心写”写成“造砖”,将“随意写”写成“灌水”等,以及“坑爹”一类怪异词汇,已经完全脱离了原有词汇的含义,用传统语法很难分析,让局外人费尽心机也难以琢磨。(3)语法离谱。如“他很灿烂”、“她很雷人”等不当语句,在网络交流中可谓司空见惯。至于“有事call我”、“I服了U”(我服了你)、“IC(I see)”(我明白了)等英汉混杂用法,更是不伦不类。(4)语言不端。这主要表现在网络交流中大量使用不文明语言。通过百度、google搜索不难发现,包含“狗屁”、“垃圾”、“杂碎”等不雅字眼的中文网页多得触目惊心,大量诸如“TMD”(他妈的)、“BT”(变态)等低俗甚至脏话频繁地出现在网络交流中。

(二) 规范化与无序化的潜在对峙

网络语言的无序化,无疑对传统语言的规范化带来很大的冲击。对传统或正规语言来说,自网络语言诞生并逐步形成一定影响后,网络语言仿佛就是一种“异化物”,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下贱或不规范语言。因此,传统语言的正统性以及与之俱来的“高贵血统”和网络语言的草根性与“平民身份”之间,仿佛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对峙与有趣的博弈:

(1)草根——正统。网络语言作为一种交流符号与工具,它出生于草莽之间,游离正统语言体系之外,具有天然的草根性,其发展时间也不过20余年,相比于正统语言的几千年历史,似乎只是短暂的瞬间。但它就像一个快速成长着的婴儿,充满新奇与活力。它自由自在地生长着、遨游着,“无视”或轻蔑地对待正统语言中的语句搭配、语言规则等,喜欢怎样就怎样,“语法算个啥,只要交流真”。这种草根性决定了其存在是自由式的,是不愿被约束的,就是乐意以口语化、通俗化、符号化来进行交流。就如同一个打工仔随意穿戴出入社交场合,不像正统绅士一般讲究得体、高雅。可见,这是一

种完全不同于正统语言表达方式与规则的语言体系,对峙与博弈在所难免。

(2) 随意——严谨。网络语言这种草根性决定了其存在、交流是自由式、发散式、跳跃式的,它不愿也无法被约束,因为它崇尚语言的即兴、随意表达,讲究语言的简洁方便,注重交流的便捷、顺畅与随心所欲的情感,甚至还追求一点让常人似懂非懂的神秘感。如大量方言音替代词语“木油”(没有)、“嘎哈”(干什么)等以及艰涩难懂的“火星文”出现,便是把这种随意化推到极致。而传统正规语言的交流与表述,则必须符合基本的语言规则,遣词造句必须严谨,不允许书面语言的随意化、扭曲化表达。因此,网络语言的随意性在传统语言看来,不仅很“雷人”,而且还很“误人”,双方自然互不相让。

(3) 泛化——固化。网络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变革,各种移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与手持阅读器的大量使用,网络已经成为“数字土著”一代青少年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手写字与书面语言已经大大退化,但网络码字的技能却越来越炉火纯青。这些伴随着数字化、信息化环境与工具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已经完全不同于他们的父辈,他们追求或习惯于随时随地、随心所欲的网络交流方式,语言对他们来说,那是“指尖上的娱乐”,根本不值得像传统书面语言那么死板与固化。他们用功能越来越高的 ipone 或 ipad 进行 QQ 聊天、微信传递表情,沉浸在泛在化的、移动化的、碎片化的、社群化的网络交流情境中。在这种崭新的交流方式中的语言生态,与几千年传统语言演变所形成的一种比较固化的语言规则与使用语境,已经截然不同。因此,不同语境中的“两代人”对待语言交流的方式,必然是各说各话。

三、消融:是零和博弈,还是寻求共存共荣

语言是生活的交流工具,它是鲜活与不断发展的。网络语言是一种客观存在,也确实存在着种种不足与问题,但笔者认为,网络语言的这种无序化是网络信息时代语言的良性演变与多元化展示。换言之,网络语言的兴起,大大丰富了人类书面语言体系,网络与生活的碎片化加速了语言表达方式的变革。所以,对待网络语言的无序化与规范化问题,需要以一种平和、包容的心态来求同存异、彼此消融,它们之间并不是“PK”(决一胜负)的关系,即不是一种零和博弈,而需要寻找合适的策略等来消融彼此的差异与歧见,寻求共存共荣。

第一,必须明确网络语言规范化的具体内涵,以开放的心态吸纳网络语言中的积极因素。通常来说,传统语言规范包括语音、语法及词汇这三方面。那么,这种语言规范是不是也适用于网络语言?该如何适用?这在目前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中均没有相关明确的规定。如果这些问题都不明确,怎么进行操作或鉴定?因此,网络语言规范化的内涵,需要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加以明确。笔者认为,在没有明确规范化内涵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有适度的宽容与包容之心,以开放的心态吸纳部分有价值的网络语言。网络语言之所以在青少年一代中风风火火地使用与成长,它必然存在着一些积极、合理的因素,我们需要正视并认真研究这种新型态的语言,汲取有益的因素,而不是简单或粗暴地否定,这样也有利于“两代人”的相互包容与化解对立情绪。据说美、英等国一些权威词典已经收录了部分网络语言,那么,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等是否也该收录一些?

第二,井水不犯河水,把无序化的网络语言限制在虚拟空间。在当今网络时代,网络语言与网络是一种“共生”现象,二者无法剥离。网络语言一旦离开了网络这一特殊的交互环境、社群与语境,大多如同无水之鱼一样,很快会失去生命力。因此,对待网络语言及无序化,比较合适的策略就是井水不犯河水,把网络语言限制在网络世界。即网络语言在网络中可以有自己的“游戏规则”与自由的天地,但在现实中就必须遵守现实的语言规范,这样也能够实现各得其所、和谐相处。(下转第49页)

(上接第 24 页)

比如,教育部前不久出台的《2012 年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考务工作规定》,首次将“高考时,笔试一律用汉文字答卷”改为“一律用现行规范汉语言文字答卷”^[6],便是一种很好的体现,也会得到更多“数字一代”青少年的认同与支持。

第三,大众传媒的引导,学术期刊的净化,图书出版的示范。随着“数字一代”的成长并进入社会,一些不知所云的“表酱紫”这类网络语言还会时时逸出“边界”影响到现实生活,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适当宽容与井水不犯河水策略,并不意味着我们对网络语言无序化可以听之任之,而需要具有一定的正面引导与反制力。在这方面,传统媒体需要在加强自律、作出示范的基础上,营造一个规范的语言应用与交流环境,充分消融网络语言无序化的影响。尤其是学术期刊与图书出版等部门,对于语言的规范化责无旁贷,不能随意用一些明显错误、容易产生歧义的网络语言。

参考文献:

- [1] [美] 迈克尔·海姆. 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形而上学 [M]. 金吾伦, 刘钢译. 上海: 上海科技出版社, 2000: 79.
- [2] 许子为, 张顾为, 何淼. 近十年来我国网络语言概念研究综述 [J].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1 (7): 56 - 60.
- [3] 目田. 百度百科 [DB/OL]. [2012 - 05 - 03]. <http://baike.baidu.com/view/4214655.htm>.
- [4] [美] Prensky. 数字土著, 数字移民 [J]. 王凯, 胡智标译. 远程教育杂志, 2009 (2): 48 - 50.
- [5] 王竹立. 新建构主义: 网络时代的学习理论 [J]. 远程教育杂志, 2011 (2): 11 - 18.
- [6] 教育部关于印发《2012 年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考务工作规定》的通知 [EB/OL]. [2012 - 05 - 03]. <http://zhengwu.beijing.gov.cn/gzdt/gggs/t1226943.htm>.